

世界文豪书系

雨果文集

YUGUOWENJI

11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Victor Hugo

雨 果 文 集

第十一卷

小 说

〔法〕维克多·雨果 著

柳鸣九 主编 李玉民 译

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

1998年·石家庄



雨果流亡在盖纳西岛期间
的寓所——高城居



雨果与家人在高城居



《悲惨世界》插图：起义



雨果所绘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加弗洛什

目 录

第六卷	小伽弗洛什	(1)
一	风的恶作剧	(1)
二	小伽弗洛什借了拿破仑大帝的光	(5)
三	越狱的波折	(31)
第七卷	黑 话	(46)
一	源	(46)
二	根	(54)
三	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	(64)
四	两种责任：关注和期望	(69)
第八卷	销魂与忧伤	(74)
一	充满阳光	(74)
二	美满幸福醉倒人	(80)
三	阴影初现	(83)
四	Cab, 英语是滚, 黑话是叫	(87)
五	夜间之物	(97)
六	马吕斯回到现实, 住址给了珂赛特	(98)
七	年老心和年轻心开诚相见	(106)
第九卷	他们去哪里?	(120)
一	冉阿让	(120)

二	马吕斯·····	(122)
三	马伯夫先生·····	(125)
第十卷	1832年6月5日·····	(130)
一	问题的表象·····	(130)
二	问题的实质·····	(134)
三	一次葬礼：再生之祝·····	(143)
四	沸腾的场面历历在目·····	(150)
五	巴黎的古怪·····	(155)
第十一卷	原子同风暴称兄道弟·····	(159)
一	伽弗洛什的诗来源的几点说明，一位学士院 院士对此诗的影响·····	(159)
二	伽弗洛什向前进·····	(162)
三	理发师的正当愤怒·····	(167)
四	孩子惊遇老人·····	(170)
五	老人·····	(173)
六	新战士·····	(176)
第十二卷	科林斯·····	(179)
一	科林斯创业史·····	(179)
二	先议为快·····	(185)
三	夜色逐渐笼罩格朗太尔·····	(197)
四	力图安慰于什卢寡妇·····	(201)
五	准备·····	(206)
六	等待·····	(208)
七	在劈柴街入列的那个汉子·····	(213)
八	关于也许名不副实的勒·卡布克 的几个问号·····	(217)
第十三卷	马吕斯走进黑暗·····	(222)

一 从普吕梅街到圣德尼区·····	(222)
二 巴黎鸟瞰图·····	(225)
三 边缘·····	(228)
第十四卷 绝望的壮举·····	(235)
一 旗——第一幕·····	(235)
二 旗——第二幕·····	(239)
三 当初伽弗洛什还不如接受安灼拉的卡宾枪·····	(242)
四 火药桶·····	(244)
五 若望·普鲁维尔诗的终句·····	(247)
六 生也苦死也苦·····	(250)
七 计程能手伽弗洛什·····	(256)
第十五卷 武人街·····	(260)
一 吸墨纸,泄密纸·····	(260)
二 流浪儿敌视路灯·····	(269)
三 在珂赛特和都圣睡梦之时·····	(274)
四 伽弗洛什的过度热忱·····	(276)

第五部 冉阿让

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·····	(286)
一 圣安托万城郊区的旋涡,神庙城郊区的险礁·····	(286)
二 深渊中不交谈,又有什么可干?·····	(294)
三 明与晦·····	(299)
四 减五加一·····	(301)
五 街垒顶上放眼望·····	(309)
六 马吕斯怔忡,沙威干脆·····	(313)
七 形势严重·····	(316)

八 炮手引起重视了.....	(321)
九 运用偷猎者的古老技巧和这种百发百中的枪 法影响了 1796 年的判决	(325)
十 曙光.....	(327)
十一 弹无虚发，却不伤人.....	(331)
十二 混乱维护秩序.....	(333)
十三 掠过的希望之光.....	(337)
十四 安灼拉的情人留名处.....	(340)
十五 伽弗洛什出击.....	(343)
十六 长兄如何成父亲.....	(347)
十七 死去的父亲等待将死的儿子.....	(356)
十八 秃鹫变成猎物.....	(358)
十九 冉阿让报复.....	(363)
二十 死者有理，活人无过.....	(367)
二十一 英雄们.....	(377)
二十二 步步进逼.....	(382)
二十三 俄罗斯忒斯挨饿，皮拉得斯大醉.....	(386)
二十四 俘虏.....	(390)
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.....	(393)
一 大地富了海洋.....	(393)
二 下水道的古代史.....	(398)
三 勃吕纳梭.....	(402)
四 鲜为人知的细节.....	(406)
五 现时的进步.....	(410)
六 未来的进步.....	(412)
第三卷 出污泥而不染.....	(417)
一 阴沟及其惊人处.....	(417)

二	说明·····	(423)
三	跟踪·····	(426)
四	他也背负十字架·····	(431)
五	流沙阴险似女人·····	(435)
六	地陷·····	(440)
七	有时以为到岸却搁浅·····	(443)
八	撕下的一块衣襟·····	(446)
九	行家看马吕斯似已殒命·····	(452)
十	不要命的孩子回来了·····	(457)
十一	于绝对中动摇·····	(460)
十二	外祖父·····	(462)
第四卷	沙威出了轨·····	(468)
第五卷	祖孙俩·····	(481)
一	旧地重游，又见钉有锌皮的大树·····	(481)
二	马吕斯走出内战，准备家战·····	(485)
三	马吕斯进攻·····	(491)
四	吉诺曼小姐终于不再小视割风先生腋下夹来的东西·····	(495)
五	现金存放在森林远胜交给公证人·····	(502)
六	二老各以不同方式为珂赛特幸福尽力·····	(504)
七	幸福萦绕依稀梦·····	(514)
八	两个无法寻到的人·····	(517)
第六卷	不眠之夜·····	(521)
一	1833年2月16日·····	(521)
二	冉阿让总吊着手臂·····	(532)
三	形影不离·····	(542)
四	“不死的肝脏”·····	(545)

第七卷	最后一口苦酒·····	(551)
一	七重天和天外天·····	(551)
二	披露中的模糊处·····	(570)
第八卷	人生苦短暮晚时·····	(579)
一	楼下房间·····	(579)
二	又退几步·····	(585)
三	他们忆起普吕梅街花园·····	(588)
四	吸力和止息·····	(594)
第九卷	最终的黑暗，最终的曙光·····	(596)
一	怜悯不幸者，宽宥幸福人·····	(596)
二	最后闪亮灯油尽·····	(599)
三	割风马车当年扛得起，羽毛管笔如今也嫌重···	(602)
四	墨水却还人清白·····	(605)
五	黑夜后面有光明·····	(625)
六	荒草掩蔽雨冲洗·····	(636)
题 解	····· 李玉民	(637)

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

一 风的恶作剧

从1823年起，蒙菲耶客栈渐渐败落，虽未跌进破产的深渊，却陷入一笔笔小额债务的泥坑里。在这期间，德纳第夫妇又添了两个孩子，全是男孩。这样，总共有五个了，三男两女，未免太多了。

两个晚生的还很小的时候，德纳第婆娘就把他们抛弃了，心里觉得特别松快。

用“抛弃”这个字眼很恰当。这个女人天性残缺，不过，这种现象也并非只此一例。德纳第婆娘同德·拉莫特-乌当库尔元帅夫人^①一样，做母亲只限于爱自己的女儿。她的母爱在女儿身上竭尽了，而她对人类仇恨则从儿子身上开始。冲儿子那一面，她的狠毒是陡直的，她的心在此处形成一道阴森的绝壁。正如我们所见，她讨厌大小子；她也憎恶另外两个儿子。为什么呢？不为什么。最可怕的缘由和最无可争辩的回答，就是：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我可不想养活一大窝孩子。”这个母亲如是说。

德纳第夫妇如何甩掉两个小儿子，甚至从中捞点好处，现

① 德·拉莫特-乌当库尔元帅夫人（1623—1709）：法兰西儿童会总管，有三个女儿，均为公爵夫人。

在来解释一下。

在前几页中，我们提过一个叫马依的姑娘，她从吉诺曼老头那里争得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。当时她住在切莱斯廷河滨路小麝香老街拐角：那条街已竭尽全力，要将自己的臭名声变成香气^①。大家还记得三十五年前，塞纳河沿岸街区流行白喉，医学界还利用那次机会，大规模试验明矾喷雾剂的疗效；后来，那种疗法由更为有效的外用碘酒所取代。就在那场传染病流行期间，马依姑娘两个男孩年龄很小，早晨一个傍晚一个，一天当中就全死了。这是一次沉重打击。两个孩子是母亲的宝贝，他们代表每月八十法郎的收益。那八十法郎按时领取，由吉诺曼先生的年息代理人，住在西西里王街的退休公证人巴尔日先生付给。两个孩子一死，抚养费也就随之埋葬了。马依姑娘得赶紧想法子。她所在的邪恶的黑社会中，大家什么都知道，但又相互保密，而且相互援助。马依姑娘急需两个孩子，德纳第婆娘恰好有两个。都是男孩，年龄又一样。这一边好交代，那一边也好安置。两个小德纳第就成了两个小马依。马依姑娘从切莱斯廷河滨路搬到钟孔街。在巴黎，一个人从一条街迁到另一条街，身份也就改变了。

民政部门没有接到任何申报，也无从干预，冒名顶替便一举成功。只有德纳第提出要求，出借孩子每月收十法郎费用，马依姑娘接受了，并按期付钱。自不待言，吉诺曼先生继续尽抚养义务，每半年来看看孩子，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变化。“先生，他们长得多么像您！”马依每次都这么说。

德纳第也不难更名改姓，他趁此机会摇身一变，成了容德雷特。关于他两个女儿和小伽弗洛什，几乎没有工夫注意还有

① 那条街原名为“暗娼街”，作者故尔调侃。

两个小弟弟。人穷困到了一定程度，相互就十分冷漠，视同游魂野鬼，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，也往往成了朦胧的影子，在生活模糊的背景中难以分辨，容易同无形的东西混淆起来。

德纳第婆娘原本就想永远抛弃两个小儿子，可是交付给马依姑娘的当天晚上，她忽然顾虑起来，或者故意装样子。她对丈夫说：“这么干，可就是遗弃孩子呀！”德纳第却大言不惭，用这种话打消她的顾虑：“让-雅克·卢梭干得更绝！”做母亲的人从顾虑转为不安，她说道：“警察若是来找麻烦怎么办？德纳第先生，你说说看，我们这么干，能允许吗？”德纳第则回答：“千什么都允许。谁看这事儿，都会觉得跟天空一样明朗。再说了，对这种身无分文的孩子，谁也没有兴趣上前关心一下。”

马依姑娘是犯罪集团中的漂亮妞儿，很爱打扮，家中的陈设既矫饰又寒酸。跟她合居的一个法籍英国姑娘，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女贼，和一些富贵人家来往，颇有口碑，同图书馆勋章和马尔斯小姐的钻石首饰失窃有极为密切的关系，后来在刑事罪犯档案中相当有名。大家都叫她“密斯姐儿”。

两个孩子落到马依姑娘手中，却一点也不委屈。他们有八十法郎的保举，就像任何可供盘剥的东西一样，自然受到照顾，穿得一点儿不坏，吃得也一点儿不糟，几乎被当成“小先生”一样侍敬，跟假母亲比跟真母亲过的日子好多了。马依姑娘也总摆出贵妇的派头，在孩子面前不讲黑话。

他们就这样过了几年。德纳第还真有预见性。有一天，马依姑娘来付十法郎的月钱，他就对她说：“当‘父亲的’应当给他们点教育。”

两个可怜的孩子，甚至受到厄运的保护，一直得到温饱，不料猛丁给抛进人生，不得不自谋生路了。

像在容德雷特贼窝那样大批逮捕歹徒，必然导致一连串搜

捕和拘留。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，降临到秘密生活在公共社会下面的丑恶的反社会；犹如一场狂风骇浪，冲垮了这个黑暗世界的许多地方。德纳第的灾难，也殃及了马依姑娘。

关于普吕梅街的那张字条，由马依姑娘交给爱波妮不久，有一天，钟孔街突然来了一帮警察，抓走了马依姑娘和密斯姐儿，整栋楼里形迹可疑的人也都一网打尽。当时，两个小男孩正在后院玩耍，根本没有看到这场洗劫；到了要回家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家门封了，整栋楼房都空了。对面铺子的一个补鞋匠招呼他们，将“他们母亲”留下的一张字条交给他们。纸上有个地址：“西西里王街8号，年息代理人巴尔日先生。”补鞋匠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住在这儿了。去那儿吧。路很近。左边的第一条街就是。拿着这张字条，问问路就行了。”

两个孩子手里拿着引路的字条，大的牵着小的走了。天气很冷，小手冻僵了，字条也抓不紧，走到钟孔街拐角的时候，让一阵风给吹跑了，天又黑下来，没法儿找到了。

他们就这样流落到街头。

二 小伽弗洛什借了拿破仑大帝的光

巴黎春天常刮起凛厉的寒风，吹在人身上不完全是寒冷，而是冰冻。这种寒风能给晴朗的天气陡增凄冷的气氛，恰如从不严实的门窗缝里吹进暖室的冷空气。冬季那扇阴森的门仿佛还半开着，一阵阵风吹进来。本世纪欧洲第一场大规模流行病，就是在1832年春天爆发的；那年春寒料峭，凛凛寒风格外刺骨：那扇门比冬季半开的门还要寒冷，简直就是一道墓门。人们感到那种寒风挟着霍乱的气息。

从气象学角度看，这种寒风还有一种特点，就是丝毫也不排除强电压。这个季节常起大风暴，伴随着疾雷闪电。

一天晚上，这种寒风吹得更起劲，仿佛又回到了一月份，有钱的人重又穿上大衣；而小伽弗洛什还穿着那身破布片，立在一家理发店门前出神，冻得愉快地打着哆嗦。他当作围巾围在脖子上的，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一条女式羊毛披肩。小伽弗洛什那副样子，好像在由衷地欣赏橱窗里的一个蜡人新娘，看那新娘敞胸露怀，头戴橘花冠，在两盏灯之间旋转，向行人投来微笑，而其实，小家伙眼睛瞄着店铺，看看能不能顺手牵羊。从柜台“摸走”一块香皂，好拿到郊区理发店那里卖一苏钱。他时常靠一块香皂吃顿饭。这种活计他挺拿手，说是“给理发师刮胡子”。